

## 背著書包去上學

作者：吳敏顯

在車上已經擠了一段時間的學生，受不了我們這種推擠和攀爬車窗強行進入的蠻橫行徑，唉唉叫之餘，嘴裡還會大聲嚷著「共匪來了，共匪來了！」……常聽老一輩的人說，想讓自己永保青春，不妨選個學校旁邊定居，要不然到學校當個老師也不錯。

二十幾年來，我住在宜蘭一所高中附近。半個世紀前，這所學校分設高中部和初中部，我是初中部畢業生，後來改制為高中，我去教過兩年書。

這些年，無論出門或回家，經常遇到學生上學或放學。老朋友老同學都說：「真好，天天都可以回到那個背著書包去上學的年代，回到那個無憂無慮的年輕歲月！」

可我心底感受到的，卻不是自己能夠重新拾回多少年輕的影像，反而會以五味雜陳的心境，去看待一幕幕幾乎全部被改編改寫過的場景。單就背著書包去上學這個畫面，我就很難找回自己的過去。

尤其看到那些個子比成年人高大的學生，由瘦弱的父母或年老的祖父母騎機車接送時，每一雙緊緊握住機車龍頭的手臂，無不青筋浮凸。機車顛抖抖地行進之際，他們還必須將雙腳分往左右兩側撐開，讓腳掌貼近路面，隨時準備著地撐住歪歪斜斜的前行機車。這樣的上學放學情景，任何人看在眼裡，都有說不出的心酸。

其他由父母開車接送，或搭客運專車直接駛進校園的，也不在少數。大概只有剩下部分自己踩著腳踏車通學或步行到校的，才真正能勾勒出我存放了幾十年的記憶。

我上初中那個年代，中學設得少，和我一樣住在荒郊野外的孩子，必須搭火車或公路局客運班車到市區上學。當年我家住在離宜蘭市區好幾公里外的壯圍鄉公所前面，每天清早有兩班客運從宜蘭車站下鄉，經過鄉公所再伸入海邊的后村和永鎮村。然後分別調頭，一個招呼站一個招呼站地讓背著書包的中學生上車。

等兩輛車回頭駛過鄉公所這一站，車廂裡早已被沿途上車的學生擠得黑壓壓地，「客滿」的牌子始終插在車窗的同一個角落。任何人想上車，帶頭的便拚命往裡擠，跟在後面的則使勁往裡推，連路人和附近的學生家長都跑來充當推手。

循例后線的回頭車會先抵達，如果車上已經擠得水洩不通，司機心底盤算隨後還有永鎮來車，便會抬起手臂往後比個兩三下，即過站不停。

誰也沒想到，仙人打鼓有時錯。那永鎮的班車偶爾會搶先一步到，擠不上的必須等後來車。這個時候，如果后班車的司機仍照往常看待，邊把手臂往後比畫兩下，邊忙著重踩油門呼嘯而過，我們這些候車的孩子只能跳腳揮拳，對著車屁股那股油煙叫罵一番。

其實，也不能全怪后班車的司機有那樣的好巧。要知道那個年代行駛在鄉下石子路的客運車，說好聽號稱自動車，卻清一色是早該報廢的超齡巴士。總是且走且咳嗽喘氣的那一輛，村裡的大人小孩都叫它是「瞎

龜仔」，而爆胎好幾次那輛，有人叫它「敗輪仔」，甚至公認是一匹「漏屎馬」。不管瞎龜仔、漏屎馬或其他臨時調派來的車輛，都有共同的毛病——冬天寒風冷雨鑽進來，它關不攏車窗；夏天熱得像炭爐，偏又打不開。車體鏽蝕程度，已使車廂和底盤焊接處出現裂縫，乘客低下頭便清楚瞧見路面石子的粗細。而這些都只能算筋骨痠痛或裂傷的小毛病，並沒有傷及五臟六腑，真正令人棘手的，是每輛車一旦停靠站牌往往自動熄火。

這樣的車況，能教哪個司機不想奸巧？當然誰都巴不得能少停一站是一站，能不停車而一路開到底，更是功德圓滿。

早年公路局客運班車的車掌，皆屬年輕力壯的男士。車輛一旦熄火，男車掌會拎個鐵皮水桶向住戶要一桶水，小心翼翼地朝著沸騰的水箱裡灌。再持一根勺字形的鐵桿，插進車前方的引擎室猛地一陣旋轉，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搖個十來圈，等引擎撲撲地連咳幾聲，清掉濃痰似的，才肯重新運轉。

萬一什麼方法都使盡，車子仍舊文風不動，那麼除了司機，大家必須統統下來推車，讓車子喀咚喀咚趑趄地小跑幾步路，去帶動引擎。

不管任何原因造成無車可搭，在鄉公所招呼站候車的學生們，只能改由家長分別騎腳踏車載著走五公里路，去趕第二節課。

後來村人漸漸學聰明了，不管哪班車先來哪班車後到，肯定會有個阿嬤或阿公站到路中央，威風凜凜的把一根竹竿橫在胸口，那架式像養鴨人家攔阻逃竄的鴨群，果然有效的堵住班車去路，讓孩子擠上它。依我猜，往後幾十年各地中小學校上學放學時刻，校門口會出現愛心媽媽持根木棍攔路堵車，說不定就從我們那兒學的。

我們村子鄉野空曠，順著石子路面朝東望去，不難看到駛來的汽車拖著滾滾灰塵，宛如一隻松鼠拖著毛茸茸的尾巴。我和鄰居小孩，照例可以端著飯碗站在堵車的老人家背後，夾菜扒飯往嘴裡送。直到天邊那條松鼠尾巴由遠而近，才不慌不忙地擱下飯碗，背上書包去擠車。

可有時候，怎麼擠也擠不上車，變通的辦法是先把書包從車窗送進去，整個人再由家長奮力扛舉的爬進車窗，這番衝鋒陷陣的肉搏戰，只聽得整個車廂哀聲四起。

迄今事隔幾十年，往往還會夢到自己好不容易擠上汽車，才發現腳下只剩一隻鞋，另一隻怎麼找也找不到；要不然就是一雙鞋子好端端穿在腳上，書包卻被擠出車外。至於夢見自己睡過頭，不得不忙亂慌張地趕車，更是常有的事。有時候是車子已經駛了一段路，才發現自己腳下竟然還跣著家裡的木屐；有時候情況更慘，根本來不及套上衣服褲子，只能左手拎著衣褲鞋襪，右手抱緊書包，渾身僅剩內衣褲，即大吼大叫的朝前狂奔，結果車子沒追上，反而教汽車屁股排氣管噴出來的油煙，噴得像個非洲的黑人。

從我讀小學開始，鄉公所和學校的圍牆都會漆上藍底白字的標語，最早噴著「保密防諜，人人有責」。等我考上中學，鄉公所圍牆的標語已經換成「消滅共匪，收復失土」。標語字一個一個的由右至左排列，每個字的高度超過一公尺，

撐住牆腳，頂住牆頭。招呼站的站牌正巧豎立在「共匪」兩個字前面。在車上已經擠了一段時間的學生，受不了我們這種推擠和攀爬車窗強行進入的蠻橫行徑，唉唉叫之餘，嘴裡還會大聲嚷著：「共匪來了，共匪來了！」

這樣的喧囂騷動，通常要等到駛進宜蘭市區下車時，大家才能輕鬆地喘一口大氣，再乖乖地從宜蘭車站排路隊走到學校。二十分鐘的徒步行程，路隊儘挑著店家少人少的路走，僅僅讓我們沿著宜蘭舊城的護城河邊，裁切城南一個小角落。

小小的宜蘭舊城街區，在鄉下孩子的小小腦袋瓜裡，卻無異是一座大大的迷宮。彷彿口袋裡掂著的一張藏寶圖，隨時等待我們按圖索驥。

我們這些鄉下孩子看慣了雞鴨狗豬蟲蛇飛鳥成群戲耍，卻很少見識過大大小小的房子照樣頭碰頭肩並肩的擠來擠去。於是常利用星期六中午放學，把腦袋瓜裡那張畫著密密麻麻線條和符號的藏寶圖攤開，找尋每天擦身而過的縱橫街巷，探看都市和鄉野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。

似乎每一次都有驚奇的發現——竟然有一條街，家家戶戶全開著打鐵店，任何人走在路上，耳畔總會迴盪著叮叮噹噹的響聲，大家稱它打鐵仔街；還有一條街叫康樂路，開得最興旺的卻是布店和賣桌椅板凳的家具店。而舊城裡的城隍爺，不但把太太和女兒帶到任所，為城隍夫人設臥房，臥房裡擺著八腳眠床，床上疊有豔麗的紅緞被子和繡花枕頭。另外，文昌路上有一間廟，分隔有兩個正殿，各自由文昌帝君和關聖帝君坐鎮當家，你騎你的泥塑麒麟，我騎我的銅鑄赤兔馬；媽祖宮則是大家最常去的地方，因為廟前那個出租連環畫的攤子，只要出錢租下《水滸傳》、《封神演義》或《西遊記》的人不反對，其他人便可以坐在台階上分享。街上幾家戲院，不管演什麼戲，臨散場前的十幾分鐘，一定敞開大門，歡迎大人小孩進去看免料的戲尾。年輕孩子好奇心重，耳朵又尖，當然聽說過靠舊城東北隅，有一條小巷子叫紅毛土路仔。嘻嘻，那是一些不正經的男人，偷偷摸摸進出的地方……

於今回想，通學那些年擠車的經驗，走路逛街巷的諸多見聞，無一不是我人生歷程中難得的生活體驗。當年所觀察觸及的社會脈動和人間風情，也全是學校或書本所無法滿足我的。

現代的年輕孩子，每天從自家那個小籠子，才走出幾步路，馬上換到一個裝了輪子卻小得像個瓶罐的籠子，它移動幾公里、十幾公里後駛進校園，大家就得像是從搖晃的瓶罐裡冒出來的一串串泡沫，湧入一個範圍較大的籠子。這種背著書包上學去的記憶，顯然比我這一輩的人少掉許多樂趣。

不過，每個世代有每個世代不同的面相，這個世界不單是改變了很多，持續還會不停的做更快速的變化，很多事物已遠遠超過我這一輩人的想像。

據說，拓展中的雲端科技，真的能夠讓現代的秀才不出門，不用日曬雨淋吹風受寒，就知曉天下事。或許到某一天，所有的孩子都不用背著書包去上學，因為人類社會恐怕不再開設學校，不再有書本和書包這些累贅的生活用品了。

打從童稚期開始，無論遊戲、學習、考試、研究、發明，或是戀愛、工作、開會、疾病診察、金錢交易，只需要伸出手指輕輕觸摸一片油亮光滑的觸控面盤

就夠了。

到那時候，當然不會再有人告訴你我說，家住學校附近可以回到年輕歲月，可以永保青春這樣的話了。

（選自聯合報，2012.02.02 聯合副刊）

### 導讀：

吳敏顯曾任職業軍人、高中老師、報社編輯及記者，2002年年底退休。在宜蘭社區大學寫作班級「書寫宜蘭」擔任教師。著有散文集《靈秀之鄉》、《青草地》、《逃匿者的天空》、《與河對話》、《老宜蘭的腳印》、《老宜蘭的版圖》、《太平山的故事》、《宜蘭大病院的故事》、《宜蘭河的故事》，及小說集《沒鼻牛》等。吳敏顯個性樸直，曾自我介紹：『一個出生於壯圍鄉下，卻長年蟄居於宜蘭舊城外的在宅老人。曾經擔任過高中老師、報社的記者和主編，寫了幾本散文和一本小說。』

〈背著書包去上學〉是一篇典型懷舊的散文作品，主要敘述作者幾十年前讀中學時，搭乘客運車上學的所見所聞及一些親身經歷。作者在文中娓娓道來當年乘坐客運車的種種辛苦，如車子經常爆胎、拋錨；司機、車掌如何「急救」「垂死」的車子。而作者通學那些年擠車的經驗，更是令人大開眼界：「家長先把書包從車窗送進車內，學生整個人再由家長奮力扛舉從車窗爬進車子，這番衝鋒陷陣的肉搏戰，只聽得車廂哀聲四起」，作者生動的描寫，讀來不禁令人勾起那個年代擠車上下學的回憶。

作者由通學破題，大筆寫通車之苦，但也不忘當年走路遊逛街巷的有趣見聞，例如到媽祖宮、戲院等地逛街，作者的文字自然而簡樸，文中提及「共匪來了！共匪來了！」以及「保密防諜，人人有責」等標語，令人哂然。文末，作者不能免俗的感嘆今日已至雲端科技時代，一切進步了，但年少青春時期的快樂時光，卻也回不去了；字裡行間充滿懷舊之情。

### 品味時間：

- 一、你有擠車經驗嗎？可否談談擠車的甘苦？
- 二、本文文字十分樸實，沒有太多花俏文句，但相當耐讀，請找出文中數句最吸引你的句子。